

瑞典雙語研究教授分享瑞典學術界與英語教學之大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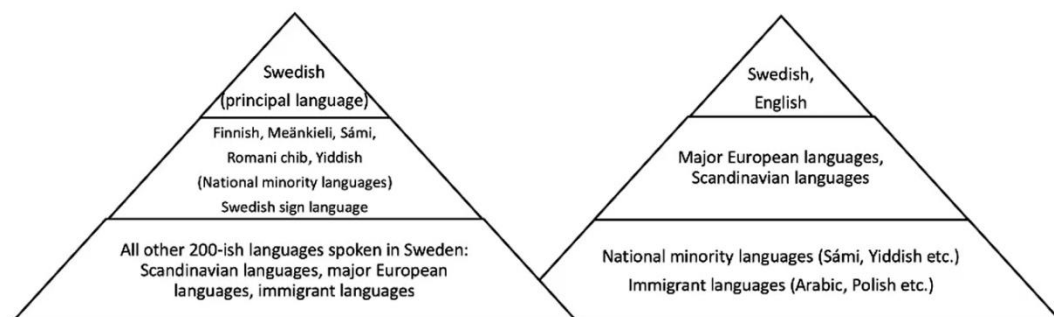
駐瑞典代表處教育組

瑞典是歐洲非英語系國家中最常實施以全英語教學（English Medium Instruction, EMI）的國家之一。瑞典自 2007 年參與《波隆那宣言》以來，大學英語授課更加普及。根據 2022 年最新統計，瑞典大學全英語授課碩士學程已占 66%。要了解 EMI 在瑞典的影響力，需要透過整體社會的歷史語言演化及掌握英語在瑞典社會和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 HE）上的位置及其廣泛社會語言條件。

長期以來關注瑞典大學雙語授課的斯德哥爾摩大學雙語研究中心萊納斯·薩洛（Linus Salö）教授於今（2022）年受邀參加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6 月舉辦的「高等教育的全英語教學:挑戰與前瞻（English Medium Instruction, EMI, in Higher Education: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研討會。他以主題「瑞典學術界與英語教學大觀(English and EMI in Swedish academia: the bigger picture)」線上分享他多年對瑞典雙語社會及教學的觀察及研究。線上講座內容涵蓋英語在瑞典社會中的地位與價值以及學術界與 EMI 的關係。以下綜合整理薩洛教授講座內容。

瑞典的語言等級——法律規範與實際情況

The linguistic hierarchy of Sweden – de jure and de facto



The Swedish Language Act of 2009

Hult 2012, following Josephson 2004

(圖: 2009 年瑞典語言法法規金字塔及實際現況金字塔)

根據瑞典政府 2009 年頒佈《語言法》(如圖左金字塔)首要是將瑞典語設為全國通用語言。明定居住在瑞典的每個人都必須能夠使用瑞典語,並且在社會各領域廣泛使用。其次則是其他語言如芬蘭語或少數民族語言等的使用,接下來則為其他北歐及歐洲其他國家的語言等等。但實際情況(如圖右金字塔)是英語與瑞典語同為瑞典社會各領域最受廣泛使用的語言,其次是歐洲其他語系及北歐語言的使用,接下來是少數民族語言及新住民語言。《語言法》並沒有提及英語,但圖右金字塔顯示瑞典社會現況是英語及瑞典語並列為全國最常使用的語言。許多學者對此現象感到好奇而想了解原因,其中包括薩洛教授。該項研究部分是自 2000 年開始,大量研究則是在 2010 年後。

瑞典雙語研究的早期是著重在語言規劃和政策上,現在則較多是要掌握 EMI 相關先決條件、EMI 範圍及大學 EMI 教學衍生結果等。

瑞典民族主義調性

以瑞典全國上下對國慶日(6月6日)的態度及關注來看瑞典民族主義:相較挪威、芬蘭等鄰近國家,瑞典普羅大眾對國慶的關注度普遍較低,慶祝活動也較少。瑞典國王在 2022 年國慶當天的公開活動演說結束前口誤,他祝大家仲夏節快樂。瑞典國王犯的口誤,在其他國家中可能會是件大事而受到媒體及民眾撻伐,但在瑞典卻沒有引起太多注意。這可看出瑞典人普遍對國慶日不太在乎,事實上瑞典人對國歌歌詞也不了解。

平庸的民族主義 (Banal Nationalism)

瑞典與鄰國不同,瑞典的國家主權在近代沒有受到威脅。瑞典崇尚「中庸」,與民族自豪感相關的公開儀式受到表面上的壓制,也有學者(Billig, 1995)將之稱為「平庸的民族主義」(Banal Nationalism)。但與之相反的,瑞典也是一個具有強烈國際自我形象的國家。事實上歷史學家、民族學家、語言學家和知識分子都認為「國際主義」逐漸成為戰後瑞典認同的核心社會價值。瑞典以反傳統主義為藍本,懷舊或愛國的民族主義在瑞典現代社會中並不流行。這個情形影響社會廣泛深遠,而瑞典目前關注焦點是與英語的連結以及高等教育相關部門的國際化。

（近期）現代語言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瑞典中央開始積極推動全民英語能力，英語取代德語和法語等歐洲語成為學校的主要外語課。將英語作為現代語的想法透過 50 年代後的美國化等文化進程得到更進一步的推進。因此英語成為瑞典國際態度與民族認同重要組成部分。英語可視為是瑞典的跨文化語言，與瑞典語並列在語言金字塔最頂端。薩洛教授認為英語是專業精神、世界主義和現代化的象徵。

在瑞典呈現圍繞英語的語言意識形態

英語的確在瑞典佔有特殊的地位。瑞典電視播放外語節目時，以原音及瑞典字幕搭配；人們習慣直接聽、讀英語，寫、說習慣較少。根據全球各國英語能力指標（EF English Proficiency Index），瑞典全民英語程度歷年來名列前茅，2012、2013、2015 以及 2018 更是位居榜首。註有趣的是，每當其他國家的排名比瑞典更高時，媒體都會有極其失望的相關報導。這充分表達出全民對英語能力的普遍自豪感，以及對其使用的象徵價值。

此外，雖然瑞典人英語程度普通，但這種自我形像也夾雜著自嘲、尷尬，有時甚至是惱怒。在 1960 年之後出現所謂的「瑞典英語」（Swenglish）一詞，最初是指英語侵占日常生活，以及英語用字選擇「品味較差」的意思。但現在則廣泛意指語言混合使用，例如句中將瑞典語和英語單詞混合使用，以及瑞典人不完美的英語發音等。

總結：能力和超越

在瑞典，除了孩童及老人外，瑞典普遍都能以英語溝通。有時不完美的英語是可以被原諒的，甚至被視為可愛。此外，瑞典人對全民英語能力的普遍認知，例如：1.瑞典在歐盟的代表具備直接與他國代表溝通的能力而不需要翻譯協助；2.在學術環境中，只要有一位不會瑞典語即全體使用英語；3.高中畢業後即具備參加EMI課程（聽課、閱讀英語課程文獻、寫作業等）能力。

EMI 教學接軌：科學政策與語言政策

就國際化及其語言相關性而言，瑞典同時在做加速和剎車的動作。在科學政策方面，瑞典希望將英語的使用作為國際化的先決條件是對大學生活的願景；但在語言政策上卻希望保護本國語言而限制英語的

使用，亦或者至少兩個語言達平衡狀態。但其結果變成是：雙面雙舌狀態（a two-faced and double-tongued state）。全球國際化的誘惑勝過國內保護主義言論。

國際化

在 1990 年代對研究與高等教育政策領域的願景及議程上，國際主義有效地為「國際化」鋪好道路，不僅在語言和精神上，瑞典都做好了充分的準備。

自二戰後瑞典的國際化發展快速，在科學領域方面例如，跨國交流與合作，尤其是出版領域更是加速發展。EMI 教學及緊密的國際教育流動則是最近才出現的現象。

EMI：順應潮流發展

配合 2007 年的歐洲高等教育波羅納進程，瑞典進入歐洲高等教育市場。為促進大學師生國際流動，各國需掃除障礙以利高等教育學程相互採認及教學語言的實踐。瑞典及瑞典大學順應潮流發展，迅速將 EMI 導入大學課程並採取相關措施擴大學生與教職人員的流動性。

當時有許多欠缺深思大學潛在問題及困難的情況下做出的措施，例如關於教師的英語教學能力和學生學習能力。當時只是純粹將授課語言由瑞典語轉換成英語。

批判性辯論：對雙語、「領域損失」（domain loss）和文盲的恐懼

瑞典語的捍衛者以及英語的批評者以與後殖民地的連結來指出殖民語言在高等教育和其他精英領域中占主導地位的方式來批判 EMI，認為瑞典高等教育研究領域處於「領域損失」的邊緣，聲稱瑞典存在瑞典語半文盲但英語又不夠精通的研究人員。

EMI 映射 - 現況

瑞典 EMI 擴張映射出 EMI 在國內的穩定成長，尤以自 2007 年起大學碩士學程英語授課數的增長速度最高。

根據最新數據顯示，2022 年大學瑞典大學以英語授課的課程占 28%，其中碩士學程中以英語授課的課程占 66%。從各學科領域來看，理工科（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簡稱 STEM）學程大多以英語授課為主，增長速度有限；而目前以英語授課增長速度最快的則是人文學科。

此外，大學無論是否是 EMI 授課，各學科所用的英語書籍及英語文獻均占多數。目前瑞典語授課課程中有 24% 的課程完全不用瑞典語書籍，可由此看出英語在大學的應用範圍非常廣。

瑞典高等教育：重要基本現況

根據瑞典統計局 2022 年資料，瑞典有 45% 人口（女性多於男性）在大學註冊上課，其中選擇學士學程以上者占 30%。瑞典教育免學費是大學入學人數如此之多的原因。瑞典大學招生長期以來無論是本地或外籍生都是免學費制，直到 2011 年才開始對非歐盟的外籍生收取學費。

除了在疫情期間大學的外籍生減少外，一般來說大學的外籍生人均數在 3 萬人以上。本地瑞典學生人數除疫情期間增加外，一般來說約莫在 40 萬人以上。以統計資料來看，外籍生占比約為 8-9%，疫情期間相對減少。

雖然有 66% 的碩士課程是以 EMI 教學，但絕大多數學生是瑞典人。那麼 EMI 教學針對目標是誰？又是為什麼呢？事實上 EMI 的國際化連結超越經濟價值，但這也會引發一連串現實狀況：

爭議 1：學生接受教育到底是為哪個勞動力市場做準備？勞動力市場又是通過什麼語言運作？

答案相當廣泛：一個以學術職位為目標的碩士生認為可能不需要接受太多的瑞典語培訓，認為瑞典語在整個瑞典社會中的價值和使用價值較低，其實這是一種誤解。瑞典著名皇家理工學院（KTH）的軼事證據：瑞典工業界代表認為，KTH 培育不懂瑞典術語的工程師反而讓該校畢業生失業。同樣道理，在公共衛生部門工作的心理學家也會遇到患者和官僚機構，其中發現對瑞典語的運用及了解對其職務至關重要。

爭議 2：語言國際主義—學習瑞典語的社會約束？

成人語言學習的社會約束：瑞典大多數民眾都能以英語交談，真正需要使用瑞典語的機會可能寥寥無幾，這不是語言能力問題，確切來說是社會因素或者語言意識形態對語言包容性。但某些形式的包容會導致其他形式的排斥嗎？薩洛教授認為這個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在最近的一項研究中發現相對於職業軌跡的語言玻璃天花板：一般認

知人英語對於科學和 EMI 教學是正面的，但實際上這會阻礙個人在學術權力的競賽和永久職務的最僱。了解瑞典語對於瑞典學術界的職業發展是一項有利資產，這經常被遺忘，因為它在本質上阻礙了瑞典大學國際化。

爭議 3：一篇正在進行的論文主題

「國際化的倫理：瑞典大學生活中的語言及接受力」在討論國際化到底是全球化、歐洲化還是西方化？該論文作者表示，在英語課堂中有一些社會可接受的認知和說話方式符合晚期自由主義規範、演講風格和交際行為慣例。他分析了一群外籍生試圖打破這些規範並對重新定位大學生活所做的嘗試，包含參與、學習和理解的新方式。再次證明在國際化的「表面下」，其語言與英語和 EMI 相關，許多事情仍具顯著民族性，或者至少在相當狹義的意義上是國際化的。同理其他研究表明，對東方主義的刻板印象及對亞洲學生的理解是具傾聽和服從的思維模式。

總結

瑞典並非雙語國家，然而，事實上英語卻與瑞典語在社會各領域並列最頂端。這一事實在大學等關鍵精英環境更加明顯。

EMI 在瑞典應用廣泛，自 2007 年以來，英語教學快速發展。更具體地說，這個發展與瑞典及國際主義的歷史關係及它與英語間的關係保持一致。當瑞典加入波羅納進程時，很容易即可在教學上直接將瑞典語轉換成英語。一個關鍵原因是科學和高等教育政策非常需要國際化，這勝過本國語言政策。後一項政策領域是無法用瑞典語開展，至少在學術界是這樣。然而與國際化的其他表現形式一樣，EMI 是在沒有經過深思熟慮的情況下大量實施的，瑞典熱衷於參與所有能夠增強其作為國際嵌入國家的自我形象的交流。

EMI 教學主要提供給瑞典學生，絕大多數畢業後是在瑞典工作，而瑞典勞動市場基本上是以瑞典語運作。這個情形在未來將如何影響不可知，但幸運的是瑞典學術界 EMI 與英語已成為映射、教學成效研究、社會歷史說明和深入的民族研究相輔相成的研究領域。

註：2021 年英語能力指標（EF English Proficiency Index）進入前 10 名的北歐國家分別為：丹麥（3）、挪威（5）、瑞典（8）以及芬蘭（9）。

<https://www.ef.com/assetscdn/WIBIwq6RdJvcD9bc8RMd/cefcom-epi-site/reports/2021/ef-epi-2021-english.pdf>

撰稿人/譯稿人：駐瑞典代表處教育組鍾菊芳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022 年 6 月「高等教育的全英語教學:挑戰與前瞻
(English Medium Instruction, EMI, in Higher Education: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研討會錄影檔。

